

终于能出门散步的时候,在街头的行道树下看见一只刺猬。刺猬已经死了,半截身体融入地面,面目已经模糊,但标志性的刺还是有辨识度的。成群的昆虫围绕着他进出。又过几日,再经过时,就只留下几根刺了。我已许久没在上海市区的路上见过刺猬。它出现在这里,虽已走完一生,却是野生动物扩大了活动半径的证明。等再过几日到去看时,一切痕迹都消失了。连带着,人行道路面上长出的苔藓也消失,路面被拾掇过,绿化被修剪过,我知道,如果这里曾有过一只刺猬,必然在附近还正生活着别的刺猬。

小时候,我生活在上海市区边缘。我记得读幼儿园时,有一天早上,我们园丁叫我们去他在假山下捕获的刺猬。那小小的一团被园丁装在麻袋里,只是一味拱着背蜷成球,完全不知反抗和攻击。老师不允许我们去摸它,只让我们轮流看了一遍,我甚至都没看清刺猬的五官呢。园丁把刺猬拿到开闸的绿化带里放生了。我们隔着幼儿园的栅栏,看到它扭着屁股笃笃定定地从麻袋里钻出来,然后不紧不慢钻入灌木丛,脚步里带着一丝笨拙,真是令人担心,它如何在这车水



又是一个高温红色预警高挂的午后,突然接到发小丁丁的电话,他跟我说:74和75号楼拆了,言语中,酸了鼻子。我心里一沉,这一天,终究还是到来了。

那是离上海2000多公里的黔北高原,曾经是“大三线”的一个生产基地,在遵义市绥阳县的深山里。我们的父母供职于同一个单位,无论是大人们的工作,还是孩子们的学习,甚至是在日常的一应生活起居,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内。这种单位配套齐全,学校、幼儿园、商店、饭店、医院、派出所、银行、邮局、招待所、澡堂、影剧院等等,应有尽有,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。

我和丁丁是那个年代特殊的一群人,社会上管我们叫“厂子弟”,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生活和成长环境,我们这些厂子弟才有机会从出生开始就彼此相识、相交,一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,依旧保持着热络的联系,能够看到彼此内心最隐秘的世界。那时候,单位给年轻夫妻分房,基本是以孩子出生的顺序来进行。我和丁丁这一届孩子大都住在家属区的74、75号楼,所以那里印着我们最多的回忆,写就了我们的童年。我六岁那年回到上海念书,是最早和发小们分开的,他们大多到了初中以后才陆续离开那里。十多年前,工厂搬迁,所有的建筑和设施都留给了当地使用,有些给农民居住,有些改成了学校宿舍。搬迁之前,我独自前去,故地重游,几年后,大家又结伴回去过一次,一切如旧。

去年,要为父亲办些事,我再一次特地去那里看了看。厂区周围的更新速度实在太快,我完全认不清周边的道路了,原本狭窄曲折的小道都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,农田早已被拔地而起的高楼替代,

马龙、状况千变万化的人类城市存活下去。但事实上,它存活了下来。

以赛亚·柏林引用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存世的断简残篇说人可大致分为两类:“狐狸多知,而刺猬有一大知。”大意是,狐狸博而不专,追求多元,机巧百出,刺猬只有一计防御,原则单一,却总能抓住核心。一如龟兔赛跑中的乌龟,最终在长长的生存赛道上,反而取得最后的赢面。

电影《刺猬的优雅》里,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,敏锐地感受到人生的困守和生命的虚妄,故而做出种种叛逆之举。她的高知父母都觉得孩子是个小怪物,真正看穿少女内心的,却是楼门口那又丑又老又胖、举止粗鲁脾气暴躁的女门卫。女门卫一句脱口而出的“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”,则让新搬入楼里的蜗居富商似听到了开启心灵的密码。当他回忆起“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,两人便知道对方都是经典文学的阅读者。头一回,女门卫回到自己的房间,打开那扇从不示人的房门,头一回,随着摄影机的镜头,观众终于看到根根尖刺倒竖的另一面:门卫的陋室里,是满满一屋子书籍。女门卫在如山的书堆里,用粗粗的手指,迅速找到了托尔斯泰的那本书,并确认了《安娜卡列尼娜》开头的第一句话。

女工告诉蜗居富商,女门卫就像刺猬,刻意以粗鄙的行为筑造起与世隔绝的堡垒,但内心极其细腻,无比优雅,“您不是一位普通的门卫,恭喜您找到一个小绝妙的藏身之所”。通过女孩的眼睛,她见证蜗居富商向女门卫伸出友谊之手。粗鄙和尖锐的刺被卸下,笨拙和丑陋的外壳被剥离,又老又胖又脾气暴躁的女门卫决定以自己真正的面目示人,她决定去爱了。

入夜时分,城市里四处响起夏虫、蛙类和禽类的鸣叫。显示着生活在一

至于我们小时候夏天去玩耍的洋川河,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找到。丁丁在电话里说,这几天一直梦见大家,一大早突然想回去看看。驱车两个多小时到了那里,发现我们曾经的家已被夷为平地,不由得诸多感慨。丁丁走了不少地方,拍照发给我看,虽说周边道路完全变了模样,但一进到生活区和厂

区里面,岁月仿佛凝滞住了一般,三十多年来竟无一丝改变,照片里除了几台汽车,和记忆中的景象没半分差别。

丁丁小时候搬过一次家,所幸他的第二个家还没拆,仍有人居住。他在家门口看到以前自己写下的名字,恍如隔世,只可惜现在的主人没在家,不能进去看看。丁丁坐在楼梯口,给我拍了一段视频,说他想吹一吹风,听听蝉鸣,坐一坐再走。

过往的记忆里,也是在那些夏天,我不远千里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度暑假,也是像丁丁现在这样,成天看着蓝天白云,和小伙伴一起去洋川河捞鱼,去县城赶场吃冰粉,吹着山谷里的风、听着知了的鸣叫……而此时的我,在上海高温日里,闭上眼睛,仍然闻到黔北高原独特的夏天气味。

父母所在的单位建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,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当年意气风发的他们早已头发花白,就连我们这些厂子弟,也先后走进了不惑之年。丁丁说,和现在的周遭相比,旧时的房子确实显得格格不入。也许以后,我们不会再有太多的机会看到那些定格了的景象,不过我相信,就算过去了再多的年月,只要踏上那片土地,或者看一眼丁丁今天拍下的照片,我和我的发小们依旧能够马上回到黔北、回到童年,回到那些只属于我们厂子弟的记忆里。



爆米花,看上去是个动宾结构的词语——爆+米花,而在嗜食者看来,它却是个偏正结构的名词——由爆(膨胀)而成的像开花样儿的米制品,“买爆米花”“吃爆米花”的说法,都可作佐证。

如果有人试图制作这款米制品并且描述操作过程的话,麻烦来了:“爆”的前头应该再加个动词,可是,相信没多少人有这个能力。

这样的难题,对于上海及上海周边地区的人来说,不难。

上海人把“爆米花”叫作“炒米花”;把制作“炒米花”的过程叫作“爆炒米花”(爆+炒米花)。

真是无懈可击!从前,在上海走街串巷做“爆炒米花”营生的小商小贩,往往带着苏北口音吆喝:“爆-炒米花-喽!”句子结构完整,表达清晰准确。

更重要的是,上海人的“叠床架屋”,自有道理,因为他们除了要“爆炒米花”外,还要“爆珍珠米(玉米)”“爆年糕片”……而在其他地方,或许正为“爆米花”爆的究竟是什么而纠缠不清呢。

你还别说,上海人口口声声“炒米花”,完全是出有典的!

南宋大诗人范成大在长诗《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》中提到一句,“熬粉团菜,熬粉团声”。他自己加了注解:团菜,“团

座大城市,人类并非是这儿全然的主宰。隐士般出没的刺猬,现在在干什么呢?它在自己的巢穴里,以自己的不变处理千变万化的世界,遇到一切事都能用同样的见识应对,以它近乎愚钝的缓慢速度和单一的御敌招数,却比许多机敏的、聪慧的、孔武有力的动物都更好地适应了城市的起伏无常。

它不像鸟类招摇过市,也不学老鼠依赖人类的食物生活,更没成为宠物按照人的好恶互动,不谄不媚,只是凭着执着的本能出生、进食、活着和死亡。显示了一种平行于人类规则的自由意志。如果有人能看明白这无招胜有招的定力,如果有人能在这城市的藏身之处认出它,如果有人能辨识这一身尖刺下面的优雅,那么这一只刺猬,会不会也准备好去爱了呢?

七夕会

文县位于甘肃省最南端的陇南市,与四川、陕西交界,县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白水江河谷中,G212国道穿城而过。

城中可数的几条街道分布在白水江两岸。入夜时分,小城四周的山冈上点缀着点点灯光,远远望去,仿佛是满天星空。狭窄的街道上商贾林立,行人如梭。

虽已入夜,路边排档上还有许多人在喝酒,有的窃窃私语,有的大声喧哗,更有些光着膀子,手舞足蹈划着拳,那西部汉子的豪爽之气一览无余,伴随着国道上的车行声,白水江的水流声和路边摊贩的吆喝声,那嘈杂、喧嚣的夏夜,把我们融入现实中的西部交响曲之中。

次日一早,我们驱车100多公里,行程3个多小时赶往著名的文县天池景区。

文县地处内陆腹地,属秦巴山区,地形独特。境内山高峰林密,江河纵横,素有“陇上江南”之誉,资源十分丰富。尤以出产中药材著称,野生动物品种繁多,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就有62种,是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羚牛等世界珍

子”;熬粉,“炒糯谷以下,俗名芋菱,北人名糯米花”。

腩膊,象声词,王安石《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》:“纵横子堕膺,膺膊声出燥。”洪迈《夷坚丙志·程佛子》:“俄闻屋中膺膊声,穴隙而望,如人抛掷散钱者。”显然,像下棋声、抛铜钱声,哗剥哗剥,不就仿佛翻炒米粒时发出的爆裂声音嘛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古代,各种烹饪法齐备,但人们对于气体内部能量交换、热力学的原理浑然不知,由是,纵使先秦文献上出现“爆”的烹饪方法,只能理解为“爆炒”的爆(急火),而不是现今那样——将谷粒置于封闭容器中加热,使容器内气体的压强不断增大;容器盖子突然被打开,导致谷物内外压强差变大,其内部高压水蒸气急剧膨胀,瞬间爆开……

问题来了,宋朝的所谓“炒米花”是怎么操作的呢?

我没查到非常具体的操作细节。不过,清人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记载:“广州之俗,岁终以烈火爆开糯谷,名曰炮谷,以为煎堆心馅。”算是略窥门径。而清人童岳荐《调鼎集·第九卷·点心部》“炒米”条,则说得相当明白了:“腊月极冻时,清水淘糯米,再用

西坡

温水洗过。盛竹箩内,湿布盖好。俟涨透,入砂同炒。不用炒砂,则米不空松,只可加

五;与砂同炒,可得加倍。香,脆,空、松。筛去细砂,铺天井透处,以受腊气,冷定收坛,经年不坏。”当然,我以为,世界范围真正接近现今爆炒米花形态的技术,只可能产生于十八世纪之后。古时炒米花,其占卜功能是在零食之上的。宋人范成大的“自注”足以证明。元末明初人姜元礼《田家五行》:“雨水节,烧干镬,以糯稻爆之,谓之芋罗花,占稻色。”说得干脆利落。明代人李诩《戒庵老人漫笔》所录《爆芋菱》诗曰“东入吴门十万户,家家爆花卜年华”,更是传递出炒米花用于祈签的信息。

至于怎样的爆炒米花才能得偿所愿,我想,大概率“花”开得越多、越大就越好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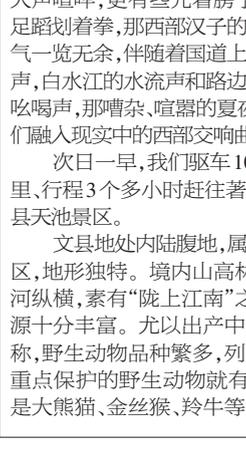
爆炒米花曾是困难时期大都市儿童们的快乐节目,而在其他地方则受到了相当的限制——作为主食的谷物用作休闲食品不被认可。即使是在大都市,拿去爆炒米花的大米在数量上是约定俗成的,一小罐,相当于家庭主妇煮米下锅时的标准计量;由此产生的

语言习惯。然而,在推广沪语报站中,

出现了语音制作不规范、不严谨的问题,如普通话不标准、英语有差错、沪语咬字不准确、读音不讲规则等。

如今,不少上海的小孩渐渐不太会讲沪语了。鉴于这种情况,有关部门在不影响普通话交流的同时,大力宣传推广沪语教学,公交车的语音播报就是很好的推广方式。所以,公交车沪语报站绝不能马虎、粗糙,每天无数乘客耳濡这个声音,应做到准确无误。

挥手之间 (摄影) 张寅



# 炒米花

温水洗过。盛竹箩内,湿布盖好。俟涨透,入砂同炒。不用炒砂,则米不空松,只可加

五;与砂同炒,可得加倍。香,脆,空、松。筛去细砂,铺天井透处,以受腊气,冷定收坛,经年不坏。”当然,我以为,世界范围真正接近现今爆炒米花形态的技术,只可能产生于十八世纪之后。古时炒米花,其占卜功能是在零食之上的。宋人范成大的“自注”足以证明。元末明初人姜元礼《田家五行》:“雨水节,烧干



镬,以糯稻爆之,谓之芋罗花,占稻色。”说得干脆利落。明代人李诩《戒庵老人漫笔》所录《爆芋菱》诗曰“东入吴门十万户,家家爆花卜年华”,更是传递出炒米花用于祈签的信息。

至于怎样的爆炒米花才能得偿所愿,我想,大概率“花”开得越多、越大就越好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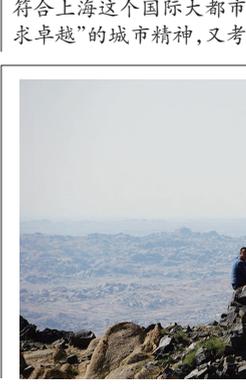
爆炒米花曾是困难时期大都市儿童们的快乐节目,而在其他地方则受到了相当的限制——作为主食的谷物用作休闲食品不被认可。即使是在大都市,拿去爆炒米花的大米在数量上是约定俗成的,一小罐,相当于家庭主妇煮米下锅时的标准计量;由此产生的

语言习惯。然而,在推广沪语报站中,

出现了语音制作不规范、不严谨的问题,如普通话不标准、英语有差错、沪语咬字不准确、读音不讲规则等。

如今,不少上海的小孩渐渐不太会讲沪语了。鉴于这种情况,有关部门在不影响普通话交流的同时,大力宣传推广沪语教学,公交车的语音播报就是很好的推广方式。所以,公交车沪语报站绝不能马虎、粗糙,每天无数乘客耳濡这个声音,应做到准确无误。

挥手之间 (摄影) 张寅



稀野生动物的主要分布地区,与认知的西部荒漠印象有着天壤之别。沿着G212国道,向着陇南方向,出城关镇不远,车辆便进入爬坡模式,近30公里上坡道,要翻越海拔2600余米的草坪梁。车辆行驶在蜿蜒起伏的盘山公路上,翻过草坪梁,接下来便是25公里的长下坡,听说,后面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拥堵路段,我们没加考虑便跟了过去。贴着山坡上了小

道,那流水冲刷形成的不规则沟槽,使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,紧握方向盘的手,被路面的颠簸震麻了,当前行了千余米进了一个叫山镇的村庄,总算松了口气,这时才发现紧握方向盘的手心已被汗水湿透。

文县天池,是中国四大天池之一,海拔2400余米,面积约20平方公里,水深480米。坐落在天魏山之中,有9道大弯108曲,汇成了形似葫芦的碧池。四周松柏争荣,琵琶花、杜鹃花、丁香花遍布山野,千姿百态。象嘴石、饮马池、捉鱼沟景色各异,妙趣横生。登临湖畔的观景亭,碧绿色的湖水在茂密的森林和山峰的映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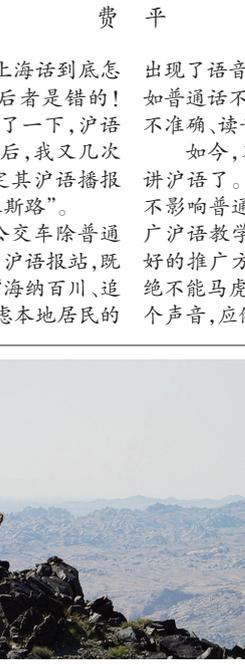
下,婀娜多姿。平静似镜的湖面上漂荡着零星的游船,恬静安逸。湖光山色,浑然一体,如诗似画。

漫步湖边,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一户农家小院,三间陇南特色的民居,中间为客堂,两边为卧屋,边上有两间厢房为库房和厨房。屋前的院落上有用竹木搭建的凉棚,凉棚下摆放着几张不大的圆桌,低矮的围墙上堆放着一些农具和柴草。屋后山坡上有一片小菜园,长满了各种蔬菜,菜园边搭有棚架,上面挂满了紫红色的扁豆,青青的黄瓜和长长的豇豆,一群鸡鸭在林间栖息。

一位农家大姐正在菜园中采摘着蔬果:“大姐,这鸡、菜可卖?”大姐转过身来,看了我们一眼说:“卖,不过鸡散放在外,要的话你们自己去抓。”我们几位听了立刻兴奋了起来,一个拿网兜,另一个拿竹筐,顿时园子里鸡飞狗跳,一伙花甲之人追着鸡群满园子跑,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。农家大姐为我们将一壶自制的绿茶,做了一些山上的野菜和自己种的瓜果,刚才被我们抓获的大公鸡,半只炖汤,半只红烧。我们坐在凉棚底下,一边品尝着农家美味,一边欣赏湖光山色,悠哉,美哉。

文县印象 李文

旅游



旅游

